

尊严

DIGNITY

杨廷玉◎著

尊严究竟从何而生？

是从世俗的眼里寻求别人的承认，

还是锤炼内心世界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力量更加强大？

是拒绝沉沦和堕落，

还是不择手段地攫取世俗功利？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尊严

DIGNITY

杨廷玉◎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尊严 / 杨廷玉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87-3777-6

I. 尊...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7910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赵岩

李荣崮

装帧设计 王义璞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尊 严

杨廷玉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旺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毫米 1/16 字数 / 447千字 印张 / 28.5 印数 / 30500

版次 / 2011年9月第1版 印次 /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4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第一篇

Chapter I

» 1

走出北方戊城最豪华住宅小区“逍遥居”销售部，虞子游被夏日阳光晒得酡红的脸上，洒出浅浅的微笑。他将刚拿到手的房钥匙，小心翼翼揣进上衣兜，冲着纤尘不染的天空长长吁了一口气，随即奔向甲单元卯字号隔院连体小楼。灿烂的八月阳光，照耀着绿茸茸的草坪。草坪环绕小楼，蔚然一道风景。精心修砌的鹅卵石小径，好像一条飘逸的白色绸带，蜿蜒缠绕在草坪中间。虞子游踩着光溜溜的鹅卵石，兴致盎然地来到小楼前面的草坪上。因为阳光太强烈，他不得不眯起眼睛，欣赏着已经完全属于他的豪宅。这栋无论建筑风格还是建筑材料都很现代的四层小楼，在虞子游眼里已经反复出现多次了。奇怪的是，每一次出现，他似乎都有新的发现。譬如现在，他又发现二层、三层、四层呈半圆形向外延伸的阳台，完全可以分别弄成小型花室，连同已经设计成花室的四层之上的小阁楼，俨然形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四季立体植物园。妻子斯缪天生喜欢花卉，她肯定会欣赏他的奇思妙想。虞子游清晰地记得，妻子斯缪和儿子去澳大利亚之前，就曾在还不到三十平方米的斗室内，养着好几盆蔷薇和月季。如果不是因为诸多舍不得丢弃的书籍，占据房间剩余部分，斯缪还想再养一盆龟背竹。她特别喜欢龟背竹的叶片，肥硕、丰腴、绰约，她几次在花市流连，就是考虑房间太小，不得不放弃那个撩人的念头。

虞子游目光有些迷离，脑海里隐隐浮现出自己想象中的四季立体植物园的全部轮廓。其实也很简单，只要将二、三、四层向外延伸的半圆形阳台，分别安上宽大明亮的玻璃窗，这个立体植物园就算完成了。然后在每层花室里分别安上空调机和加湿器，无论时令怎样转换，都能确保各层花室的温度和湿度，适应不同季节花卉的生长需求。

一辆白色本田轿车鸣着喇叭绕过草坪，气势非凡地停在甲单元卯字号

小楼前面的停车场。虞子游幻觉中的四季立体植物园倏然消失，只见一对时髦男女先后从白色本田轿车里钻出来。女子大约二十七八岁，涂抹得恰到好处的高级润肤霜，使她本来就娇嫩的面庞，越发显得白皙细腻，纤细的腰肢衬托着两个高耸的乳峰，凸显出撩人的曲线。男子虽然已有四十多岁的样子，但保养得很好，面色红润，很滑腻，透着光泽，只有眼角处隐隐显现几条浅浅的细纹。额头很宽阔，是那种得意发达的额头。头发虽然有些稀疏，但绝对不是那种司空见惯的光头顶。头发的颜色也很黑，而且是非焗油所能达到的那种自然效果。当然，最难得的还有他拔得很直的腰板和挺得很高的胸脯，倘若没有一双稍稍鼓起的金鱼眼和因为脂肪堆积稍稍隆起的腹部，他算得上是中年美男子了。虞子游的目光和这位中年男子的视线不经意相遇。他礼貌地向对方示好，却不料对方只是略略瞟他几眼，又上上下下打量他片刻，随即将目光移向高远的天空。

虞子游心里一跳，脸上顿时泛出一丝愠色。他从中年男子迅速移去的眼神中，隐隐读出两个字眼：轻蔑。

虞子游有点儿不快。他和这位中年男子素不相识，自己根本不会妨碍他，更谈不到伤害他，凭什么要用这种眼神回敬他呢？虞子游索性走过去，佯装欣赏眼前这栋豪华小楼，耳朵却极力捕捉这对时髦男女的谈话。可惜他们只是小声嘀咕，虞子游竟连一句都没听清。中年男子将嘴巴凑近女子的耳垂儿，好像猥亵地说了句什么脏话，女子随即伸出小拳头，一边撒娇地咯咯笑着，一边捶打着中年男子微微隆起的腹部。中年男子再次回头瞟瞟虞子游，亲昵地搂住女子纤细的腰肢，一路低笑着走了。

虞子游盯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暗暗揣测这对男女的身份。女子的唇膏和眼影儿都抹得很重，看体态像个舞蹈演员。虽然中年男子的身份不太明晰，但看他从头至脚都是名牌，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倒有点儿像突然中了头彩的暴发户，还有点儿像某些特殊行业的小头头儿，总之他满脸都写着春风得意，这种得意和浅薄，如影随形地游荡在他的眉眼之间。虞子游暗暗思忖，究竟什么缘故使自己成为这位中年男子的笑柄？哦！也许对方在嘲笑他的穿着太寒酸？虞子游哑然失笑了。这倒没错，自己的穿着打扮的确有些邋遢。上身还是妻子斯缪临去澳大利亚之前给他买的那件T恤衫，虽然穿在身上很舒服很宽松，胸前也有一个名牌标志，但显然是仿制品。下身那条石蓝色牛

仔裤，也是妻子斯缪给他买的，尽管看上去很潇洒，但无疑很廉价。那双早就失去光泽的白皮鞋，样子倒很时髦，但因为总也不擦鞋油，鞋面上的污垢很突出。就凭这么一身穿戴，居然还敢迈进“逍遥居”？是了，是了，这笃定就是他被蔑视的缘故了。

虞子游轻轻摇摇头，嘴角漾出一丝难以名状的苦笑。当下这种以衣帽取人（实际上是以财富取人）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倘若倒退十年，愤世嫉俗的他，说不定要追上去和那个中年男子口角一番。只是他现在已经不再那么情绪化，而且又经历过那么多人生故事，再也丝毫提不起兴致，去跟这班浅薄之徒计较孰是孰非了。

» 2

手机响了，虞子游迅速接听，“你好，我是虞子游，哪一位？”

耳边响起一个油腻腻的声音：“我是曹琪，你是虞先生吧？请你再到小区销售部来，有事想和您商量！”

虞子游皱皱眉头。他很讨厌这位俗不可耐的曹经理。他本来不想再去见他，可转念一想，既然小楼都买了，何必还要得罪他？虞子游想着，两只脚悄悄改变了方向。他一边缓缓移动脚步，一边思忖着曹琪究竟要跟他商量什么事。也许是要他补交物业管理费，因为除了这件事，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把他和小区销售部联系在一起了。购房所需全部款项，此前一个月就已委托他的哥们儿陈克，转入“逍遥居”账户，其他手续也都办理完毕，房产证和钥匙也已全部到手，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手续需要补办。

虞子游疑惑地推开小区销售部经理办公室，他一眼就看见先前邂逅的两名男女，正绷着面孔，坐在赭黄色真皮沙发上。

曹琪满脸堆笑站起来，分外热情地握住虞子游的手，一迭声地说：“虞先生，真对不起，又惊动您的大驾，实在没法子，只好请您多多包涵……来

来来，我先介绍，这位是东阳区规划局裘科长，如果你对他不熟悉，应该对裘开运这个名字不陌生，裘市长是裘科长的叔叔……”

虞子游下意识地瞟瞟裘芮。

裘芮毫不掩饰得意之色，轻轻掏出指甲刀，小心翼翼地修剪着已经很长的指甲。

曹琪讨好地看着裘芮：“裘科长是个忙人，刚从国外考察回来，就光临我们‘逍遥居’，实在难得呀！”

虞子游迅速收回目光。他暗自好笑。没想到这个藐视他的中年男子，竟和他还有曲里拐弯的联系。妻子斯缪的继父是市长裘开运的表舅，论起来裘芮还是他的晚辈哩！只是因为斯缪和她没有血缘的姐姐哥哥们平时疏于来往，自然和身居高位的裘家更没什么联系。一种非常不快的感觉，顺着虞子游的屁股沿着后脊梁，向他的脖颈处缓缓发散，好像几只肉虫在身上蠕动。他浑身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虞子游斜眼瞟瞟垂着眼皮的裘芮，心里本能地生出几丝厌恶。当下这种人并不鲜见，似乎他叔叔身居高位，他也跟着身价百倍。

虞子游嘴角漾出一丝浅笑，他看着曹琪那张随时都能变换出各种表情的大白脸，不无戏谑地调侃着：“曹经理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快说吧，我的时间可特别宝贵呀，你要是浪费我的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

中年男子很漠然，似乎没什么反应。倒是那位女子扑哧笑了，她看了看虞子游，觉着这人说话很有趣。

曹琪的脸颊微微抽搐一下，他两只黑白分明的眼珠，对着虞子游迟疑地转过来又转过去。他似乎有些困惑，这个不知靠什么野路子莫名其妙发了点儿小财的臭酸文人，竟对裘芮睬都不睬。这可是拿捏着戊城东阳区所有房屋开发公司脉管儿的角儿呀！虽然戊城一个区规划局的科长，官儿其实并不大，可县官不如现管呀，世界上许多大事，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干出来的，更何况裘芮的身后还站着一个大人物呢！多少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都诚惶诚恐地围着裘芮转，眼前这个臭酸文人有什么了不起？居然高傲地抱着肩膀，扬着脖颈，好像天王老子都比他矮三分。

曹琪偷觑裘芮一眼，嘴里含糊含糊地敷衍着，似乎在有意拖延时间。他要给虞子游最后一个机会，就看虞子游识不识相了。如果虞子游现在开始向

裘芮献殷勤，也还来得及，比方递给裘芮一支烟，或者掏出一张名片，恭恭敬敬地呈上，要不就干脆紧紧握住裘芮的手，上下左右摇晃着，嘴里夸张地啊啊着，再说上几句“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云云，说不定裘芮一高兴，眼前这个麻烦就烟消雾散了。可惜，面前这个不识相的臭酸文人，一点儿悟性都没有，居然对身边的裘芮理都不理，还是一个劲儿催促：“曹经理，你有话快说呀，我还有事呢！”

曹琪只好咽咽嘴里的唾沫，结结巴巴说起来。

原来“逍遥居”内共有十个单元，分别以十天干命名。每个单元内建造十二栋隔院连体小楼，分别以十二地支命名。这十个单元的等级也有微妙差异，其中尤以甲单元最为豪华，不但楼外绿地面积大，每个单元的设置也不相同，房价也比其他单元略高。裘芮很早就跟曹琪打了招呼，只是没交定金。曹琪后悔出差前少向张妙交代一句话，只说这栋小楼是给一个朋友留的，没说是给裘芮留的。恰好虞子游委托陈克来“逍遥居”看房，陈克用数码相机拍下这栋位置最好的隔院连体小楼室内室外场景，发给远在南方参加书市的虞子游。虞子游事先将委托书和身份证复印件都交给陈克，迅速办好购房手续，并且一次付清全部房款。那位和曹琪不时有床第之欢的助手张妙，在曹琪出差回来之后，还兴致勃勃地向他炫耀。曹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张双方都已签字的售房合同书，心里叫苦不迭。虽然裘芮和曹琪不过是口头契约，没有见诸白纸黑字，法律上不承担任何责任，可曹琪怎敢得罪裘芮？无奈，曹琪只好当着裘芮的面，苦苦恳求虞子游，请他把这套已经买到手的豪宅，再转让给裘芮，曹琪情愿付给虞子游两万赔偿金。

» 3

虞子游终于从曹琪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弄清事情原委。平心而论，他倒不在乎小楼是卯字号还是其他字号。“逍遥居”一百二十栋豪宅，无论哪一

栋，位置都相当之好，自然景观不用说，就连采光通风和周围的绿地，也都精心设计得一丝不苟。如果换上别人兴许真会通融，毕竟还有曹琪两万元赔偿金呢！不过此刻的虞子游，眼前不时浮现出裘芮的轻蔑目光。一种报复的快意笼罩着他。他用余光睥睨着沙发上那对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时髦男女。世上这种人怎么就不能绝迹？他们仰仗裙带关系，似乎总能为所欲为。丝毫没有平等意识，不懂人无贵贱，爱无等差，不懂尊重别人，总是自诩高人一等。对这种动辄就将别人的尊严踏为泥土的高级动物，真该教教他们怎么做

人。

曹琪惴惴不安地盯着虞子游忽然变得异常冷漠的面孔，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怎么样？虞先生，您能给个面子吗？”

虞子游淡淡一笑：“曹经理，你们‘逍遥居’有没有这个先例？卖出去的房子再收回去，还要倒贴两万赔偿金？我很想见见你们董事长或总经理，我怀疑是不是对现在的许多新规矩，都一无所知，倒应该讨教了！”

曹琪的白脸好像一块被捏扁的柿子饼，一下子变成橙红色，眼睛也突然鼓出来，蜷缩在嘴巴里的舌头，也似乎有些不太灵活：“虞先生，您不要这样，您要是见我们董事长和总经理，那还不如把我从楼顶上推下去……这样说吧，这事我办砸了，照规矩肯定没有挽回余地，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高抬贵手，通融通融，就算求您了，我们也交个朋友！”

虞子游沉吟着没有说话。他似乎有些动摇了。毕竟他的性格成分里，怜悯和同情心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悄悄瞄了裘芮一眼。他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他不喜欢对方像曹琪那样假惺惺贱兮兮，那会使他倒胃口。他只希望对方略表歉意，哪怕是一丝丝歉意，他也就满足了。他需要的是平等和尊重。如果裘芮真能表现出这种绅士风度，他宁肯给曹琪圆这个场，至于两万赔偿金嘛，他会分文不取。可惜，虞子游的期望完全落空了。他分明瞧见裘芮眼里的轻蔑非但未减分毫，竟似乎比先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流露出理所当然的意味。凭什么？一股怒火倏地从虞子游的心底蹿上头顶，他极力控制着微微有些颤抖的身体，被厌恶和反感浸泡过的声音听上去更有刺激性：

“曹经理，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这事没有丝毫讨论余地，既然我的购房款已经委托我的代理人全部缴纳到位，各种手续也都办了，你们公司的大印也堂堂皇皇盖在协议书上，那就不可能再更改了！至于说你要付给我两万赔偿

金，我认为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不但没有理由去攫取不义之财，而且囊中也不羞涩，不就区区两万元吗？它买不去做人的尊严！”

曹琪好半天也没反应过来。

正在拿着小圆镜照着自己那张嫩脸的女人，惊愕地瞧着虞子游，嘴巴贴在裘芮耳边小声嘀咕着。裘芮脸上青一阵，紫一阵。他不是弱智，更不是白痴，他当然听得出虞子游的弦外之音。他没想到在这个地面，竟有人对他如此大不敬。他在得知甲单元卯字号小楼已经售出后，就大为光火，现在更火上浇油。按照裘芮私下设计，他想买下甲单元卯字号小楼，作为生日礼物，馈赠给身边这位妩媚的花馨小姐。裘芮所以看中卯字号小楼，就因为花馨在十二生肖里属蛇，正好配十二地支的卯字，这叫蛇盘兔。因为蛇在十二地支里属巳，在五行里属火，兔在十二地支里属卯，在五行里属木，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原理，木能生火，这就意味着这栋卯字号小楼，会给人住里面的女主人带来吉祥和福气。

裘芮是个性欲很强的男人，甚至有些亢进，可他偏偏就娶个性冷淡的老婆，不光长相平常，对床第之事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恐惧心理。都怪婶母何芳，非要凭借二叔裘开运的虎威，强行撮合这门注定很不和谐的亲事。何凤莲也真不争气，过门好几年硬是不怀孕，到医院一检查，原来毛病都出在她身上。这下子可叫裘芮抓住把柄，何凤莲地位从此一落千丈。是啊，怎么可能想象裘芮没有后人呢？这几乎成了裘芮一块心病。裘芮的父母早年去世，只有一个姐姐嫁给韩国人去了首尔。有人背地给他出主意，干脆包养个二奶算了，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只要有钱能养得起。裘芮嘴上虽然不置可否，私下竟真的开始留意。他很快就在戊城一家很有名气的歌舞餐厅和花馨相识。裘芮从领班那里获悉，花馨曾是舞蹈演员，因为嫌工资低，就到这家歌舞餐厅为走穴的男女歌星伴舞，当然也经常陪伴有钱的顾客喝喝酒，至于有没有其他内容，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裘芮和歌舞餐厅的领班很熟，她悄悄告诉裘芮，花馨还没嫁人，追求她的男人很多，不知为什么，一个都没成功。裘芮心里一阵骚动，他迫不及待地邀请花馨跳了一曲《一帘幽梦》。花馨高挑的身材、坚挺的乳房和滑腻的皮肤，还有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立刻把裘芮迷住了。两人跳过一曲慢四之后，裘芮小声邀请花馨出去，花馨毫不忸怩地答应了。裘芮自然不会知道，花馨之所以到现在还不嫁人，其实也正在捕捉

猎物。两人很快达成协议。裘芮直奔主题，要花馨两年之内给他生个儿子，花馨要裘芮在本城档次最高的“逍遥居”给她买栋豪宅。

……

花馨悄悄碰碰裘芮。裘芮眨了眨眼睛，望望冷若冰霜的虞子游，冷笑着站起来，盯住一直惴惴不安的曹琪：“曹经理，我看这事就算了，既然卯字号小楼已经卖出去，我也不能夺人之美，甲单元不是还有未字号和西字号没有卖出吗？我属羊，今年又是本命年，我就要未字号小楼啦，明天就交款，找谁办手续呀？”

曹琪陪着笑脸：“谢谢裘科长宽宏大量，您就找我助手张妙吧！”

虞子游心里暗暗嘀咕，看来这冤家还要长做呢！

裘芮看都不看虞子游，拉着花馨的手扬长而去。

曹琪谦卑地跟在后边。直到那辆白色本田豪华轿车绕过草坪，曹琪目光中的谄媚才渐渐消失。他不怀好意地瞧瞧随后走出来的虞子游，一改先前的谦卑：“这回你算碰上好邻居了，往后日子长着呢，等着瞧吧！”

虞子游揶揄地看看曹琪：“瞧什么呀？替你出口气？”

曹琪咽咽唾液没说话，脸上的肌肉线条，僵硬地织出几丝尴尬。

» 4

虞子游原本是戊城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青年教师。还在读大学本科时，就已出版一部在文学界很有影响的长篇历史小说《浪花淘尽英雄》。他那时年纪不大，叙述风格却很老到，行文不动声色，结构浑然天成，字里行间透出对万千世相的犀利解剖和对纷纭历史的精湛阐述。据说有位文学前辈阅读之后，竟喜不自禁，从北京特地来戊城看他，两人足足聊到深夜。戊城作家协会举办千人规模的文学讲座，那位文学前辈在大约三个小时的演讲中，列举古今中外好多作家作品，其中也提及虞子游的《浪花淘尽英雄》，并笃定

地预言，当代一颗耀眼的文学巨星，将在五年后的戊城天空灿烂升起。几乎一夜之间，戊城各家媒体纷纷开动，虞子游的名字迅速传开。然而不知为什么，虞子游对这种令很多文学青年梦寐以求的风光竟反应漠然。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婉拒各方聘请，执意留在戊大中文系，一心从事古典文学教学。有人说，虞子游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都是因为他的博士生导师，非常器重他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悟性。那位老夫子力主自己的关门弟子，断然放弃历史小说创作，潜心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日后要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一代宗师。虞子游果然不负导师厚望，他很快就成为最受本科生欢迎的青年教师，其间还完成一部五十万言的《诗经新注》，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农历庚辰中秋前夕，虞子游的博士生导师与世长辞，这位九十高龄的老夫子，弥留之际还不忘叮嘱虞子游，一定要坚守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这座象牙之塔，无论怎样清贫都不能动摇。虞子游虽然点头答应，却将一直瞒着导师创作的历史小说《魏晋风度》，交给戊城大学出版社。付梓之后，反响颇佳。戊大出版社老总很欣赏虞子游的才华，他委婉地约请虞子游到出版社任古籍部主任，如果干得好，三年之内有一位副主编退休，他就可以晋升，同时解决一套像样的住房。虞子游婉言谢绝了。导师的话言犹在耳呀，岂能轻易食言？然而，毕业后分配到戊城图书馆的妻子斯缪，苦口婆心规劝丈夫，早日离开藏龙卧虎、人才济济的戊大中文系，不只是因为中文系比较清贫，更因为按照中文系论资排辈的潜规则，轮到青年教师虞子游分到好房子，还不得猴年马月？虞子游扛不住妻子软磨硬泡，于是接受了戊大出版社老总的约请。斯缪随后也从戊城图书馆，调到戊大出版社，专门编辑诗歌散文。这可遂了斯缪的心愿，因为她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专业，都是现当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几乎就是斯缪心中的天使。戊城图书馆固然是不错的单位，财政全额拨款，但取消福利分房之后，斯缪只能按月拿工资，额外收入几乎没有。而戊大出版社早已走向市场，编辑可以按照图书发行数量提取奖金，这对斯缪不啻是一种诱惑。

世事难料。如果虞子游和斯缪三年前调到戊城大学出版社工作，就能赶上一次分房，至少他们不会仍然住着只有三十八平方米的蜗居。如果不是戊城大学出版社老总突然心肌梗死离开人世，虞子游也许早就当上出版社的副总编了，按照出版社的有关章程，也许早就拥有一套三室两厅的住房了。

本来戊城大学出版社的重心理应放在出版学术专著上，只是因为进入市场之后，经营状况糟糕，校方就派来一位懂经营善管理的新老总。这人先前曾是戊城大学的后勤干部，搞第三产业很有两下子。他一到任，就大张旗鼓策划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对已故老总惨淡经营的、虽有学术价值却不能马上带来经济效益的选题，大杀大砍，统统打入冷宫。虞子游对这些也能勉强接受，毕竟关乎出版社上百号人的生计呀，新老总有自己的一套路数，似乎也无可厚非。只是这位新老总心胸有点儿狭窄，甚至在心灵深处还潜藏几分自卑，唯恐有学术专长的编辑们瞧不起他，心底深处不免存有几丝戒备之心，自然提拔业务尖子虞子游的事也就遥遥无期了。好在虞子游对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何况他正在进行的《世界人文历史大百科全书》已经接近尾声，没有成为新老总宰杀的牺牲品，于是他也就心平气和了。反倒是斯缪，总是愤愤不平，动辄就跟虞子游发顿脾气。

光阴迅速流逝，虞子游在戊城大学出版社整整当了五年文史部主任，一套洋洋三千万字的《世界人文历史大百科全书》，煌煌五大本，每本五公斤重，所有构思几乎全部出自虞子游笔下。许多重量级大人物，都被他的新颖构思和赤诚之心打动，纷纷提供编辑出版这部大作的珍贵资料。首发式上虞子游大出风头，许多新闻记者追踪报道，称他是出版界耀眼的新星，完全具备荣获国家最高图书奖的资格。然而他最后还是和那个奖项失之交臂。不是因为他做得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做得太好。这个世界通向荣誉的小道，本来就拥挤，他竟企图超越众人捷足先登，这不是犯了大忌？谁不想青史留名？想当名人没错，但绝对不要梦想一步登天。于是那位新老总，和颜悦色地把虞子游请到办公室，推心置腹地开导这位骨子里很清高的一介书生：“虞主任，你可要想明白呀，这里有个说法，是不是？你仔细想想，那套《世界人文历史大百科全书》，虽说是你创意，搜集材料和最后定稿，也都由你独立完成，可你一共占用多长时间？整整四年哪！这期间，都是别人在创经济效益，说句不客气的话，是大家在养活你，是不是？荣誉不能记在个人名下，这是集体劳动的结晶，所以嘛，申报国家最高图书奖……”

新老总下边的话虽然没说出口，虞子游还是听明白了。他其实对功名没有太强烈的欲望，他更看重自己的尊严。只是当他离开新老总办公室走进电梯后，才蓦然觉着有点儿不对劲儿。怎么能说是别人养活他呢？那套《世

界人文历史大百科全书》，不是很快就要给出版社赚来高额利润？于是他又走出电梯，走回新老总办公室。他要跟新老总当面说个清楚，他不想背负沉重的精神十字架，不想在出版社同仁面前抬不起头。新老总不在办公室，可能是去卫生间了。写字台上放着一张还没填完的表格。虞子游好奇地瞄了一眼，不禁一怔，血液呼地蹿上头顶。一瞬间，他什么都明白了。原来这位新老总正在申报国家突出贡献奖，其中最有分量的业绩，居然堂而皇之地标示着由他主持出版这套《世界人文历史大百科全书》。

虞子游死死盯着刚从卫生间回来的新老总，好长时间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在新老总尴尬、胆怯的目光中缓缓走出去。他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妻子斯缪带着儿子已经去了澳大利亚，他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他绝然离开戊城大学出版社。他想当一名自由撰稿者，听说当下从事这种个体写作的人不算少。虞子游相信自己有潜力。因为此前已有好多书商跟他联系，请他写历史小说。他已经跟其中一个鉴赏水平较高又和他曾有过交往的朋友书商签约，而且预先拿到三分之一稿酬。只是当他按照合同，把一部历史小说《三闾大夫》交出去时，朋友书商随便翻了几页，就郑重其事地要他重写，并声明他们不需要这种正儿八经的历史小说，他们需要的是戏说，哪怕小说编得再离奇些，再荒诞些，都一点儿无大碍，只要能在市场上有销路就行。

朋友书商盯着虞子游布满困惑的面孔侃侃而谈：“虞作家呀，你难道没看电视上的乾隆皇帝吗？能文能武能玩女人，手持一把扇子，在刀林剑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只有那样写才过瘾，才有人看，才能赚大钱！”

虞子游睁大眼睛看着先前也曾在出版社当过编辑，甚至写过好多优美散文的朋友书商，好半天没说一句话。

他不曾这么写过，也不想这么去写。

他自诩是个有良知的作家，不是江湖上胡编胡侃的说书艺人。他不能把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像一摊烂泥踩在脚底下。

只是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书商朋友和盘托出之后，那人仿佛端详怪物一样，从头到脚将虞子游扫描一遍，然后缓缓说道：“虞大才子，你怎么居然还有这种想法？你是刚从月亮上来还是刚从火星上来？我知道你很清高很自尊，难道我们不清高不自尊？可你知道不？你倘若永远清高永远自尊，你就会永远清贫永远低贱！这个世界已经彻底改变了，连空气中都充满铜臭味

儿。你的夫人为什么带着孩子离开你出国？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当丈夫的当父亲的不能叫他们过上有尊严的好日子？我们都是人，凡是人应该具有的，我们都应该具有，这难道有什么错吗？没错，一点儿都没错，错的是你直到现在还没真正从虚无缥缈的象牙塔中走出来，你想追求你的事业你的理想，还有你的文学之梦，去他妈的吧……还是实际一些吧，凭着你的才华，跟我一块去做个体书商，我保你很快就能富起来。听说你夫人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什么时候你能拥有一套豪宅，能叫她体面地出现在亲朋好友和熟人面前，她就什么时候领着孩子回来和你团圆，如果做不到这些，你们的婚姻就可能解体了，你难道都忘记这些了吗？”

虞子游如同五雷轰顶，呆若木鸡，猝然病倒。他整整在床上躺了三天两夜，方便面和矿泉水在床头床尾围成半个圆圈。等到他从大病中挣扎出来之后，居然成为那位朋友书商高薪买断的枪手。好多贱价买来的破烂稿子，经过他的加工制作，俨然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他的文学感觉已经麻木，艺术神经已经锈蚀，对所谓的历史题材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对现实题材胡编乱造，面壁虚构；什么历史深度，什么平民意识，什么终极关怀，所有这些内容，全都在他下笔千言的文字排列组合过程中，一股脑儿蒸发掉了。他很快就积累一笔可观的资金，开始走上经营之道，从写书的变成出书的和卖书的。凭着他超群的聪明和对出版界非主流发行渠道的谙熟，虞子游很快就策划一个项目。他先利用编辑出版那套《世界人文历史大百科全书》时结交下的政界朋友，弄到为某行业出版一本画册的官方许可，又拿出自己赚来的二十多万稿酬作为项目经费，雇来七八个能说会道的书贩子，带着官方信函天南海北去游说，去拉赞助，居然真的从上百家国有企业，筹措一百八十万资金，条件是把那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头像和企业的业绩登上画册。虞子游利用这些资金，精心出版一套装帧精美的画册，抛去全部开销，纯利润净赚八十万。之后，他又将这八十万资金全部投入图书市场，编辑出版一套所谓的新历史小说。

尽管图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历史小说不太走俏，但虞子游不失时机地和影视传播媒体联手，将那套新历史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本，草草筹拍，隆重炒作，迅速热播，于是那套新历史小说的发行数很快翻了几倍，虞子游赚了个钵满盆满。他趁热打铁，随即开始操作新的选题。他凭着超人的智

慧，有时得手，有时失利，商场如战场，每一个细结都可能影响战争全局。他丝毫不敢懈怠，不敢掉以轻心，真是呕心沥血哩！几年下来，虞子游账面上的纯利润累计竟达八百万。时光荏苒，图书市场又开始下滑。还没等滑入谷底，已经历练有素的虞子游迅速将资金从图书市场抽出，聘请肝胆相照的好朋友陈克给他当助手，果断地把二百万资金投入股票市场，另外又拿出三百万买下戊城最高档的“逍遥居”甲单元卯字号隔院连体豪宅，另备八十万装修这栋豪宅，五十万准备给妻子购买一辆豪华轿车，剩下的余钱仍旧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陈克是戊城小有名气的炒股专家，据他充满自信的分析，全球经济将出现大幅衰退，只有中国经济前景看好，整个股票市场如果不出太大意外，五年之后，虞子游的全部资产可望达到一千万，这对于先前一贫如洗的虞子游来说，不啻是天文数字。

» 5

已经好长时间了，虞子游就像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在各个城市之间随意漂泊。有时他上午还在北京和这一拨图书推销商们讨价还价，午夜时分就已经坐在深圳的豪华大酒店，和另一拨图书推销商们推杯换盏了。尽管现代交通工具能将时空大大压缩，虞子游心中的情感空白，却无论怎样都无法填充。有不少知心朋友，劝他干脆就在南方特区城市金屋藏娇。他们推心置腹地劝他：“既然斯缪那么冷酷，去给一个澳大利亚电脑软件开发商当什么家庭女教师，为什么你还自作多情苦苦眷恋她呢？你们不是都有离婚意向？只是因为虞儿还小，现在不肯正式办理离婚手续罢了！斯缪那么漂亮，那么活跃，她怎能耐得住寂寞？说不定早就移情别恋，和有钱的外国佬玩起猫腻儿了！”

虞子游对朋友们近乎调侃戏谑的提醒，只是报以淡淡一笑，与其说他对斯缪和虞儿的思念与日俱增，倒不如说他要争一口气给斯缪看。前两年当他